

# 祖国，你好

在这硕果飘香的美好季节，我们迎来了祖国母亲73周年华诞。73年栉风沐雨，73年励精图治，73年勇毅前行，祖国繁荣昌盛，人民幸福安康。值此光荣而伟大的时刻，我们用传承铭记历史，用奋斗激励现在，用祝福憧憬未来！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！

——编者



## 天安门前看升旗

□段宏波

上小学时，我对书上的天安门图案十分着迷。我常常望着北飞的雁阵，心儿飞向北京，想象着天安门的样子。

幸运的是，二十多年前，我考入北京的一所大学，终于有机会站在天安门城楼面前。

从老家到北京，熬夜坐十几个小时火车，到达北京站时，我已疲惫不堪。当听到有人说，天安门不远了，我即刻兴奋起来。我尾随几名游客，转乘地铁，到达前门地铁站。出地铁口，没走多远，天安门城楼赫然出现在我眼前，朱红色的城墙威武雄壮，金色琉璃瓦顶富丽堂皇。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，不由得加快脚步。

广场上有几个照相摊位，生意都很火爆，顾客排着长队照相。我也加入队伍，拍了一张和天安门的合影，一直视若珍宝。

很快，国庆节到了，学校组织新生看升旗。头天晚上，我兴奋得睡不着，满脑子想象着升旗的壮观场面。

清晨4点，我们就起床了，到达天安门广场时，刚刚过了5点，离升旗还有一个小时，广场国旗区已围起厚厚的人墙。我们刚在外围站好，潮水般的人流，旋即又把我们包围了。6点的时候，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。

每个人都盯着天安门的方向，热切地期盼着，不肯眨一下眼睛，生怕错过最初的一秒。

来了！来了！大家都踮着脚，伸长脖子张望。从天安门城楼中，闪出整齐威武的护旗方阵，齐刷刷的脚步声铿锵有力，只觉得地面都在颤抖。

方阵跨过金水桥，走过长安街，到达广场的国旗区。国歌奏响，威武的护旗战士手臂奋力一扬，鲜艳的国旗忽地展开，如火凤凰突然张开了翅膀。我们跟着唱起了国歌，凝视着国旗冉冉升起。国歌奏毕，国旗刚好到达杆顶。一团艳红飘在湛蓝的天空里，成为永恒的记忆。

升旗结束后，学校还安排我们到国旗班参观学习。国旗班的战士讲，为了升旗零差错，国旗班每天都要进行魔鬼训练，即便寒冬腊月，战士们也经常汗湿衣衫。国旗班战士的拼搏精神，激励着我们每一个青年学子，让我们心中滚动着拳拳报国国家情。

每年国庆，我都会重温天安门前看升旗的情景。那团红色早已扎根心中，心中有旗，人生就有坚定的方向。

## 父亲“国庆”来部队

□魏益君

在变过的每一个国庆节里，唯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个国庆让我终生难忘，我会体会到的不仅是伟大祖国的爱，还有深深的爱。

那年我当兵在部队，一次在连队训练，我不小心摔伤，小腿骨折。谁知住院无聊时就写信把这事告诉了家里。父亲接到信放心不下，拿着信封就来到我当兵的那座城市。可到了车站下车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信封了，那队的代号也没有记住。正是国庆节当天，车站里人流不断，父亲就在车站打听部队，可那座城市驻军有好几个呢，怎么也问不出个头绪。

天黑下来了，父亲依然四顾茫然。最后父亲不得不走进候车大厅蹲了一宿。第二天，望着那个偌大的城市，父亲哭了。那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，在通讯极其落后的年代，就是靠着一个地址找人的，可父亲丢失了信封，也没有记住地址。

就在父亲不吃不喝，几乎绝望的时候，碰上了一个探亲归队的战士。父亲喜出望外，追着那个战士询问。可巧，那个战士和我同一个部队。当那个战士说出自己部队的代号，父亲一下子就记起来了。

父亲来到部队时，我已经出院。当看到蓬头垢面，穿着一袋家乡特产的父亲时，我一下子哭开了。父亲也擦着眼睛说：“那怪爹不小心，弄丢了信封，还记性不好，要不昨天就到了。”

尽管父亲一脸愁容，拿出了许多好吃的，想到父亲不吃不喝，蹲宿车站的情景，我怎么也无法下咽。

父亲临走时，我带着父亲到驻地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，父亲高兴异常，老说外面的世界真好。再次来到车站，父亲的身子就有些抖动，我知道，父亲一定又想起了那个车站的不眠之夜。

望着父亲乘车离去，我感到整个身心是那么温暖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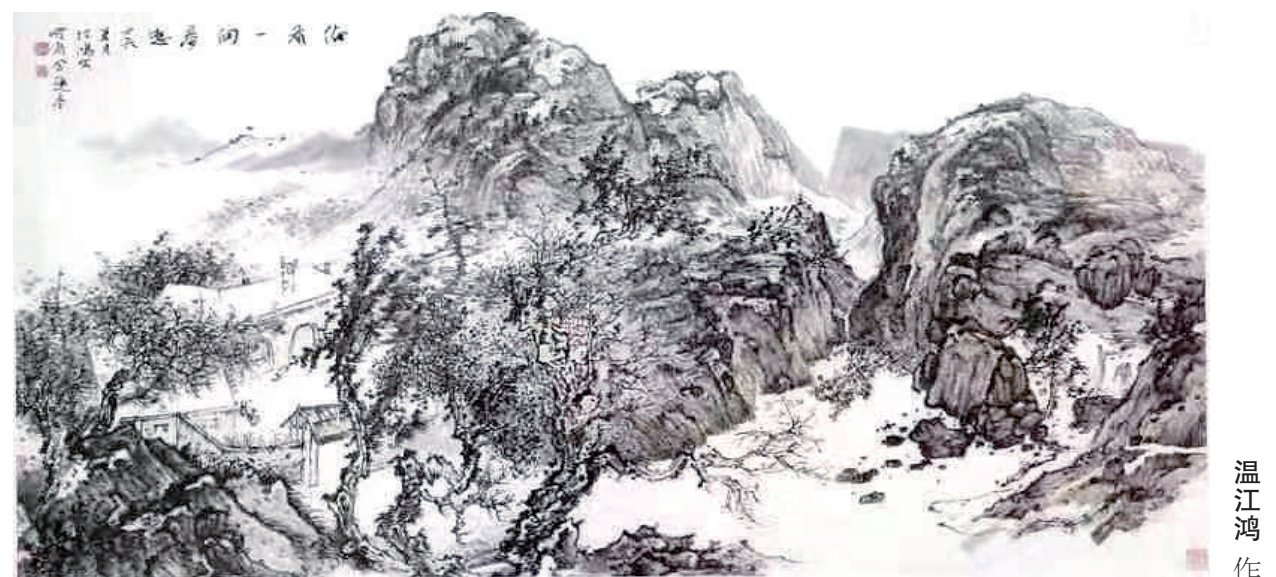
# 喜迎二十大 翰墨颂祖国

魏法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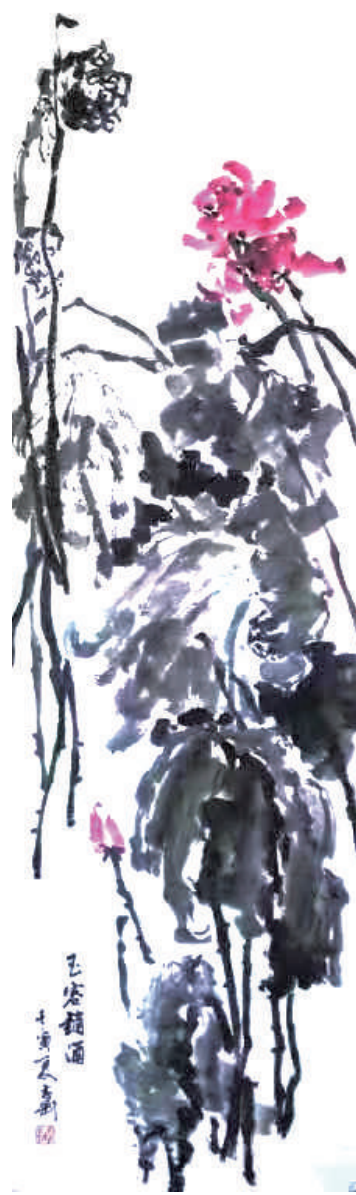
殷培续 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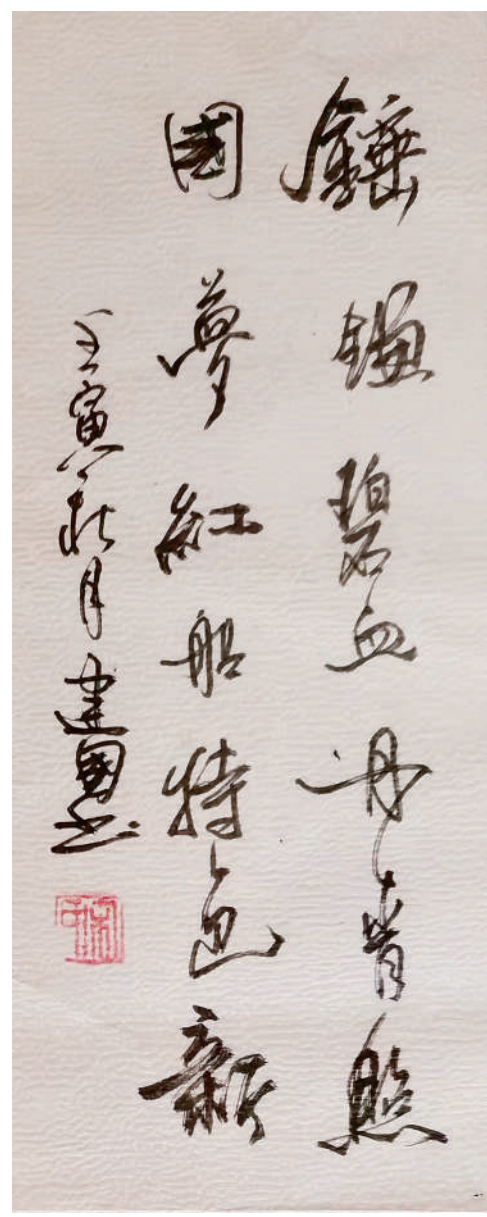
陶亚力 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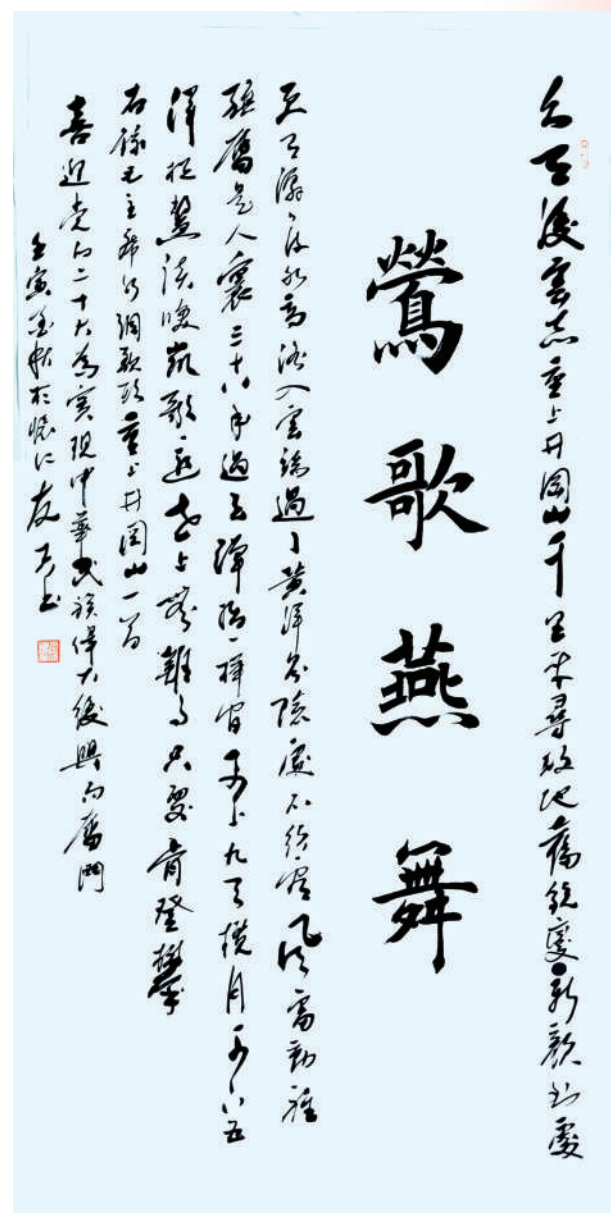
温江鸿 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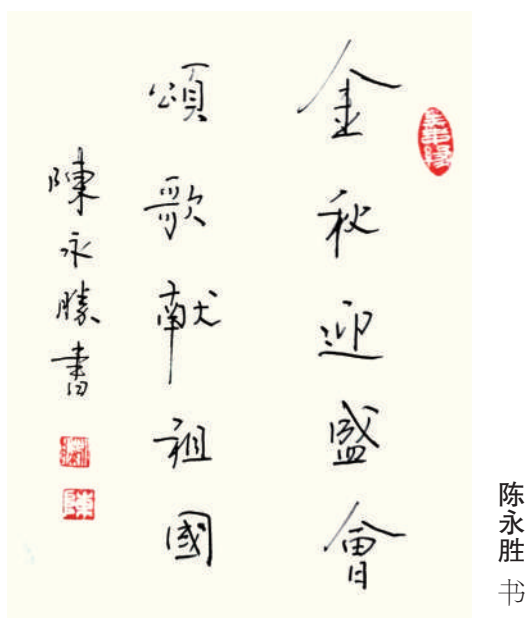
李志刚 作



宋建国 书



魏友夫 书



陈永胜 书



胡进 作



李秀兰 剪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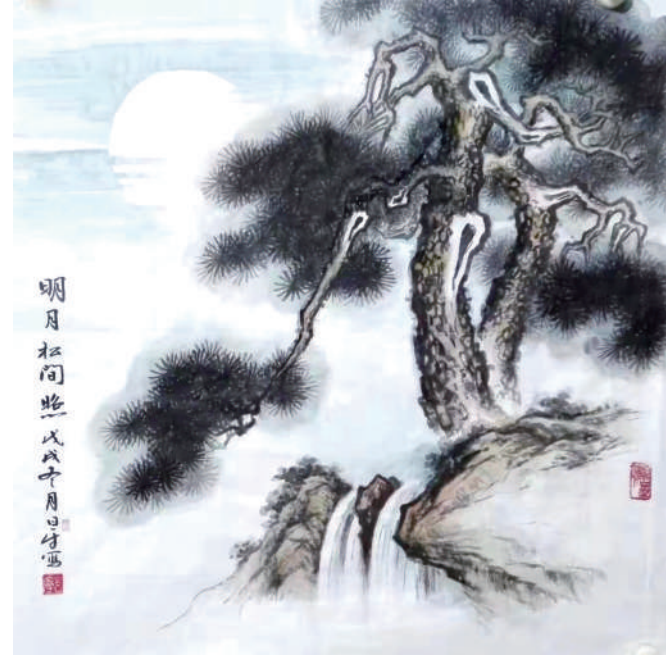
丁明 作



李柱 刻



李柱 刻



郭日平 作

## 国旗飘扬在我心

□竹影

每年国庆节，老家村里都会举行升国旗仪式。提及此事，我总会想起父亲。

我10岁前，家里住的房子是两间“半坡山”的土瓦房。通常的“半坡山”土瓦房，是完整的瓦房从房脊中间界开，而我家的则是界开的一半，依附在邻居家的高墙上，低矮倒也罢了，晴日且不说，一旦下雨，屋里就别想住人，地上、床上、柜子上，到处都是接水的盆盆罐罐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兄妹六个和父亲只能找个不漏雨的地方，背靠着背休息。

那时候，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盖三间大房子。

1982年，父亲如愿盖成三间瓦房。虽然之前大姐出嫁了，但大哥也到了结婚年龄。因此，三间瓦房盖成后，西边的一间成了大哥的婚房。中间是正房，按照乡俗，不能住人，东面放了两张床，父母一张，二姐二妹一张，我和二哥仍然没处住。父亲是木匠也是瓦匠，做家具，盖房子是行家，他便在东街搭了一个棚，北边盛粮食，南边成了我和二哥的卧室。

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，房子，仍是父亲的心病。可那时太穷了，哪儿有钱盖房？

为了盖房，父亲煞费苦心。农忙之余，他想法和攒盖房用的

木料，去西坡挖砌用的青石。那些年，父亲像只陀螺，没日没夜忙碌着。

当院中的木料堆成山时，两个姐姐出嫁了，我和二哥长大了，农村却兴起盖平房。我中学毕业时，国家已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发家致富，我种蔬菜、烧机砖，不仅把原有的三间瓦房盖成了平房，还新盖了三间平房。无论何种建筑，父亲都是支持的，他常说：“我老了，思想跟不上形势，娃儿们活了，跟着国家政策走，我只管享福就成。”

再后来，大哥又在临路边的地方申请了一处宅基地，盖起了三层小洋楼。这一下，父亲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，还给我们兄弟几个下达了“好好工作，早日入党”的任务。那年十一前夕，当得知我入党的消息后，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步行十多公里到县城买了一面国旗。国庆节当天，他召回全家人，在邻村十里外到县城买了一面国旗。国庆节当天，他召回全家人，在邻村十里外到县城买了一面国旗。国庆节当天，他召回全家人，在邻村十里外到县城买了一面国旗。

如今，如今的乡村更加富裕了，吃喝随心意，家家小洋楼，文化、娱乐、健身场所应有尽有，乡亲们的生活比蜜还甜。村里的文化广场还建了一个升旗台，每到国庆节，乡亲们就聚集在那儿，唱国歌、升国旗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。



## 国庆是一种情结

□邱素敏

国庆，是三叔的大名。

一早一晚，三叔常抱一把大扫帚，把家里门外扫得干干净净，然后端一碗小羹，耳边戏曲唱，手里小酒的，那种自在惬意，令我等后辈羡慕不已。三叔这样总结自己这辈日子：前半生奔波，后半生还算风光。

三叔，是爸的第五个孩子，他的大名是爸起的。据说，三叔出生那天，整个村庄正陷入湿漉漉的薄雾中。奶在床上叫了两天，在生产队管放牛的爷，在牛棚也守了两天。两天后，奶生下了三叔，奶生下了小孙子。爷这才回家，伸出沾着牛粪的大手，摸摸三叔的小脸后，郑重地给他起了个名字：国庆。

那是1950年的国庆节。

国庆，不仅仅是三叔一个人的名字。三叔还穿着开裆裤，各积劳成疾，去世了。扶养教育三叔的任务，自然落到身为长嫂的母亲身上。淘气的三叔，爱拿着鞭子偷偷打牛，奶看见了，就拿着鞭子狠揍三叔，三叔的哭声和奶的哭声，老在村庄上空飘荡。母亲和父亲商议后，用几颗麦子把三叔送到学校。第一天放学，三叔兴奋地告诉母亲：“俺班正叫国庆节，也是个节日。”

在我18岁以前的记忆里，国庆节只有干不完的农活儿。真正体验到国庆的魅力，是参加工作之后，买了电视，长假的假期，灌了满眼新鲜事。电视看腻了，出游；出游嫌烦了，逛农家乐；农家乐玩烦了，一头钻进随处可见的城市书房……

国庆是啥？

不仅仅是人名，也不仅仅是节日，更是一种血液里的情结。

## 亲手做一面国旗

□陈佳

那年国庆节前夕，我到一个小山村小采访。说是村小，其实就是一个复式教学点，十个孩子，一名老师。我去时，老师正给幼儿班上课，内容是认识国旗、国徽。条件简陋，只有城里学校都有的投影仪、电脑，只有一张挂图。因保管得当，挂图四周没有卷角，而上面的国旗，依然红得那么鲜艳。老师指着国旗大声说：“看，这是我们的国旗，五星红旗，上面有五颗五角星，其中大五角星代表……”

尽管孩子们未必能明白这其中的含义，但听得很认真。突然，一个小女孩站了起来，“老师，我们都认识国旗了，可是，真实的国旗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好想摸摸。”她的话立刻引起了一阵小波澜。“是啊，老师，要是我们能升国旗就好了……”老师，要不我们自己做面国旗吧……”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“做国旗？”老师先是一愣，转而答道：“那好啊，大家坐着别乱动。老师去准备材料好吗？”

对我笑了笑，老师便离开了教室。我很好奇这寒酸的地方，会有制作国旗的材料吗？很快，老师回来了。他的手上，拿着一张大红色的纸，我问：是写对联的那种单面红纸吧。“是啊，上次村里托我写通知，剩下的”。可是，仅有红纸还不行，这五星又该如何制作呢。

正当我犯愁时，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五星是什么颜色的？”“金黄色”，孩子们异口同声地答道。“好的，可是老师没有金黄色的纸，也没有颜料笔，怎么办？大家动动小脑袋，想想可以用什么代替呢？”老师微笑着引导。

“金黄色，老师，可以用门口的银杏树叶啊”，一个小男生看了看窗外，站起来说道。“对的，你很聪明。”

摘来树叶，剪成大小五颗星，然后，小心翼翼地把粘在红纸上。就这样，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，一面特殊的国旗很快制成了。这时，老师说话了：“孩子们，我们一起把国旗插在树枝上好吗，就像国旗高高升起那样。”“种国旗喽，种国旗喽”，不知何故，孩子们竟相喊起了“种国旗”。也许在他们看来，插国旗和种树差不多吧。

临走时，我向孩子们许诺，过段时间会给他们送来一面真正的国旗。

一周后，我如约来到学校，除了带来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外，还有不锈钢旗杆、录音机、文具、图书，更有一群爱心人士。在看完我在报纸上的新闻后，他们感动了，提出要捐赠，要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升起一面真正的国旗。

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在雄浑有力的歌声中，孩子们第一次在这所村小冉冉升起，升旗手是那不建议用银杏叶贴国旗的男孩。看着一张张纯真的笑脸，我知道，他们的中心已经烙下了一道旗。